



佳作

作品：聽路

得獎者：貓拓

貓拓，一九八〇年生，大貓座，本名許家菱，育有黑白二鳥。快樂時哭，悲傷時哭，憤怒時也哭。不吃蔥和洋蔥、韭菜和韭黃，據醫生的指示不喝牛奶；不買週年慶的特惠組，不選容易的路，不合時宜。想做的事情很多，裡面永遠有寫字這一項。

得獎感言：

這篇作品獻給單側聽損患者，也獻給世上所有抱著自身的小小殘缺，卻仍努力生活的人。

感謝所有願意把珍貴的時間分給我的你。

聽路

那是一個象牙色的洞穴。

岩壁光滑地起伏著。既不像大理石、也不像是鐘乳，至少不像我認知範圍中的任何一種礦石，而是更帶有透明感的一種質地。彷彿具有韌度似的，而光線就在那具有彈性的空間裡反覆跳動。

岩壁在燈光的照射下發著光。仔細一看，岩壁上布滿青苔似的金色絨毛，在光線下閃閃發亮；而視線的盡頭，有個瑩白色的物體也在發著光。原以為洞穴深處是絕對黑暗的我，不禁驚訝起來。

醫生收回耳視鏡，站在一旁的護士動作敏捷地接過醫生手中的器械，另外一個護士則過來調整了螢幕角度，或許還按了一些上頭的按鈕。

「這是鼓膜。」醫生敲敲螢幕。「看起來沒問題。」

鼓膜。我想是在指那塊接近橢圓的瑩白色物體吧？

醫生轉過旋轉椅，對著病歷表沙沙沙開始寫起來。那旋轉椅好像坐起來很舒服似的。我偷偷瞄了幾眼，試圖看清上頭的字跡。

「……受過傷。」

醫生似乎說了些什麼。我猶豫了一下。

「有沒有受過傷。」從白色大口罩底下飄出來的話語，並不像帶著問號。醫生仍伏在桌面，樣子並不像在對我說話。

「啊？」

我盯著醫生的臉孔，試著拼湊起剛剛那句話的意義。

「耳朵……有沒有受傷。」醫生甚至沒有看我。垂下的眼角有好幾條皺紋，看起來像流浪太久的狗。

其實我不很確定醫生的問題。

「沒有吧，」我清清喉嚨，把句子改成肯定句。「沒有。」

隔週我又去了一趟醫院，花了一點時間和手續，申請病歷影本。

「妳的右耳在一般……聽力……差不多五十分貝。」我記得醫生將手中的資料翻到某一頁，用紅筆的筆尖示意我看那頁上端的曲線圖。曲線圖上有兩條線，有一條明顯比另外一條高得多（聽力表，PTA, Pure tone audiometry，曲線愈高代表聽力愈差）。醫生臉上戴著幾乎只露出眼睛的口罩，聲音模模糊糊地從口罩底下傳來。

我想完整的句子是這樣：「妳的右耳在一般情況下，聽力損失了差不多五十分貝。」

五十分貝。我的困境化成一個具體的數字。

我連上網路Google「五十分貝大概是多少」。沒想到還真的有答案：五十到六十分貝大概是一般人交談的音量。

「妳爲什麼不問醫生？」友人問。

「你是說我應該要問那個明知道我聽力有問題、還戴著口罩又不講大聲一點的醫生？」我反問。那份病歷最後一頁煞有其事寫著：「hearing loss」和「since childhood」。從小時候開始。聽力損失。若不仔細讀還以爲是什麼有力診斷。

又看過幾個醫生，診斷大同小異。由於耳朵沒有可見的損傷，聽力損失的原因也被略過不提。所謂「可見的損傷」是耳視鏡可以檢視的部分，也就是外耳。耳朵的構造分爲三部分，外耳、中耳、內耳，隨著位置愈深入頭顱內部，構造也愈形精巧、複雜。由於中耳與內耳的結構屬於細小的軟組織，現階段的診療方式大多藉由耳視鏡、或其他症狀來推測患者的病情。

我想起那個金色的洞穴，與盡頭的瑩白色物體。想像聲音在那充滿彈性的洞穴內彈跳，敲擊鼓膜、震盪三塊聽小骨、被吸入漩渦狀的耳蝸。耳蝸是一個中空的骨質構造，裝滿淋巴液；底部是布滿毛細胞的基底膜，毛細胞的頂端則帶有纖毛。聲音進入耳蝸後，由空氣的震盪轉換爲液體的波浪，這是聲音的第一重變形。

位於耳內湖泊底部的毛細胞纖毛，隨著淋巴液的波浪搖擺，同時將之轉換成電位訊號，交由顱骨

內的聽神經接手。聽神經包括掌管聽力的耳蝸神經與專司平衡的前庭神經，聲音的訊號在此兵分兩路：耳蝸神經通往耳蝸核，而前庭神經前往前庭核。聲音的波浪化為兩組電位訊號，這是聲音的第二重變形。

而當訊號被腦部讀取，聲音才在我們的世界成形。這整段聲音進入耳部、傳導至腦部成音的旅程，被稱之為「聽路」。

「妳右耳這樣的情況有多久了？」在發現我外耳沒有任何損傷後，醫生總會問我同樣一個問題。

Hearing loss.

約莫是五年前的一個寧靜早晨，我在明亮的日光中醒來。在夢境尚未散開的霧氣中，我換過一個姿勢，視線在空中搜尋。那時住處的床舖旁掛著一個壁鐘，那壁鐘的秒針滴答得很響，在深夜聽來有如幼時學琴時使用的節拍器。我看著牆上的鐘，懶懶想著這鐘實在太吵了，或許該換一個。我翻過身。四周一片寧靜。

我聽著耳底的嗡嗡聲。寧靜是有聲音的，那是一種有如夏日遙遠蟬鳴的聲音。日光太亮了，才甦醒的眼眶開始痠澀。我又翻回剛剛的姿勢。

答，答，答，答，這鐘實在是——

我向左翻。寂靜。向右翻，答，答，答。在慢慢清醒的意識中，滴答與寂靜的蟬鳴間，慢慢我想

到了什麼。

「我高中的時候用存了好久的零用錢偷偷買了第一台隨身聽。那時候啊，我很迷日本流行樂，每天都用耳機聽宇多田光、MISIA、安室奈美惠的音樂寫功課。其實那時候就應該發現的。因為左耳耳機裡傳來的聲音，和右耳聽起來很不一樣啊。好笑的是，當時我以為原本就是這樣子的，左耳才有人聲，而右耳則是節奏樂器，還想，哇，科技真是太神奇了。」

「所以妳兩耳聽見的聲音不一樣？」

「嗯。我後來又仔細聽過耳機裡的音樂，右耳聽到的聲音裡其實也有人聲，但並不突出，而且像是喝了笑氣那樣——妳知道就是那樣，聲音高了好幾度、像卡通一樣。以前我大概都把那聲音當成是和聲吧，妳說好不好笑……」

對方跟著笑起來。「不過還好啦，我從來不覺得妳哪裡有問題啊，反正還有另外一隻耳朵嘛！妳剛剛說妳左耳是正常的對吧？」

醫生的反應永遠大同小異，總在發現我外耳道沒有異狀後問：什麼時候開始的？小時候有沒有受過傷？

或許因為我小時候參加過管弦樂隊。升旗時都站在升旗台後面吹奏國歌、國旗歌、進行曲和頒獎樂。大鼓就在我隔壁。不對，我記得敲大鼓那個個子很高眼睛很大下巴有點長的女生，是站在我左邊，我很確定。噢，我在更小的時候學過鋼琴，還參加過音樂班的考試呢！那是上小學前的事情吧，

不過沒有考上，因為我和弦的聽力測試沒有過，我老是不能確定那些和弦到底是降B大調還是升F小調。

Since childhood.

究竟多久了呢？

醫生在紙上沙沙寫著字。大口罩掩去臉上的表情，我只能從那露出來的眼睛裡，讀到工作的疲憊。還有幾近於冷漠的無感，彷彿說：我已看過太多。失去聽力——失去僅僅一耳的聽力，什麼也不是。

拜偉大的網路以及Google之賜，各種疑難雜症都可以在網路上搜尋。五十分貝的音量是多大呢？我家寶寶只能聽到五十分貝以上，怎麼辦……這些問題飄浮在網路之海，彷彿那些平日問不出口的、得不到答案的，都鬼魂般幽幽渺渺地尋找棲身之處。我笨拙地鍵入「一隻耳朵聽不見」，Enter，然後找到那個名詞。

單側聽損。SSD, Single sided deafness。

「醫生說我右耳聽不見。」

「這樣啊，感覺不出來啊。」友人驚訝地看著我。

「沒關係，我也是前陣子才知道。」

「一邊聽不到有什麼影響嗎？」

「老實說影響還滿大的，不過我也是慢慢姑狗了才知道。」我一口氣把剩下的咖啡全喝掉。

像揭露重大線索的小說終於走向尾聲那般，我發現我的人生有著全然不同的詮釋。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會讀唇。原來我不喜歡講電話、不喜歡參加大型聚會，不只是因為我生性孤僻。原來我以為的「寧靜的回音」或是「空氣流動所發出的聲響」是右耳傳來的耳鳴。那是不存在於世界上的聲音，是只存在於我腦子裡的聲音，正愈來愈響、並威脅我殘存的聽力。

我的世界忙著修正基準點，這僅僅因為我右耳喪失了五十分貝。不，那五十分貝早在我還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就喪失了。

「那妳這樣可以治嗎？開刀或是……助聽器？」

「我問過了，醫生說沒有用了。」我想起那張白色大口罩的臉，以及掩蓋在底下的模糊聲音。或許他是說「沒有救了」也說不定。

妳這可以治療嗎，可以開刀嗎或是戴助聽器，妳有問醫生嗎，醫生沒有說為什麼嗎。同樣的問題回答多了之後，心情似乎也漸漸變得有些奇怪。但我還說不清楚那是什麼。

一天晚上，加班回家的途中我隨便找了家鹽酥雞，準備為自己買點食物。食材們靜靜躺在加了蓋的玻璃櫃裡，我四處看看，並沒有看到一般攤位都有、用來挾食物的紅色小塑膠籃和白鐵夾。老闆遞

了筆和點菜單給我，我接過的同時，看見攤位邊角上貼著一張告示：「老闆聽不見 還請多包涵 點菜請取用點菜單」。那張告示的周圍裝飾了花朵和卡通圖案，還被細心地護貝起來。

鹽酥雞的位置在十字路口附近，以做生意來講應該是相當好的地點。在油鍋的嗤嗤聲與煙霧中，夾雜著引擎與喇叭的喧囂、附近店家的吆喝、路人的交談，還似乎從哪戶人家傳來電視的音樂與人聲。聲音四面八方而來，相互傾軋、碰撞、偏離、抹煞，混合成類似電視雜誌的畫面。對我而言那已經不像是聲音了，就像耳底的耳鳴一樣，比較接近於某種永恆的風景、或是巨幅抽象畫作的大塊底色。

我站在路邊等待。只要我挪動身體、重新擺放重心，老闆的眼光就會飄過來，確認我的動作。在別人眼裡看來，我們不過是一般鹽酥雞攤子的老闆與客人：老闆熟練地又切又炸又撒胡椒粉，客人則百無聊賴等待食物。但我知道老闆正看著我，就像我也正看著老闆一樣。所有物體的移動都會引發光線與陰影的變化，爲了彌補失去的聽覺，眼睛對此比常人來得更加敏銳。

拾著食物走回停車處的時候，我聽見身後傳來異常的音量：「剛剛我不是說雞排不要切嗎？欸老闆你有沒有在聽啊？」

我一邊牽車一邊回頭望著攤子。從這個角度看不見老闆的身影，只看見那是一對情侶，女生挽著男友手臂，依稀說著「真沒禮貌」之類的句子。我猶豫著要不要回去，就在此時，機車車尾受到劇烈碰撞；一張怒目的臉衝著我說：「跟妳說借過妳是沒聽到嗎妳是耳聾了嗎！」那飽脹著情緒的嗓音闖

進我毫無防備的耳道，粗魯地撞擊鼓膜、拍打三塊小骨、在耳蝸的池裡大肆翻騰。耳朵深處傳來抽痛。

一個手裡拿著整疊餐椅的婦人迅速走過，嘴裡仍在急促地說著什麼。剛剛是她用椅子敲打我的車尾吧。

透過車尾傳來的震動迴盪著。從掌骨與尺骨開始，在股骨、髖骨與胸骨之間往返彈跳；聽不見的聲音此刻正在我身體裡，毫不客氣地橫衝直撞，沿著肋骨一路下滑，彷彿指尖觸擊琴鍵。骨骼與骨骼互相撞擊、摩擦，留下記錄的刮痕。那些聲音：聽得見的、聽不見的、聽見了但無法辨識的，嘈嘈切切，嘈嘈切切，嘈嘈切切地說話。它們是在對我說話嗎？我側耳傾聽，多麼努力想要理解，用盡全身力氣。

泛音緩緩散盡後，剩下一個綿長孤單的低音。我想記住，像黑膠唱盤記住旋律那樣記住。我騎上車，打開車燈。

深夜的黑色路面，只在光線抵達的時候，才往前開展。

真實的「聲音」

◎阿盛

描寫聽障的情況與就診過程，詳盡細膩，追溯發現兩耳聽力不同的幾段，簡潔有力，觀察醫生的部分則寫實而有些趣味，若能稍減一些資料的引用，應該會使文章的節奏更爲明快。「揭露重大線索」之後，行文甚爲流暢，賣鹽酥雞的老闆、一對情侶、拿餐椅的婦人……都寫得相當鮮活，沒有吶喊，但傳達了某種真實的「聲音」。尤其是自己的反應感受、與老闆的互動情狀，刻畫很傳神。結尾也不錯，有餘韻。